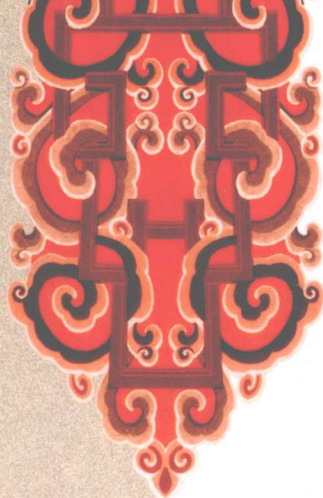


第二卷

达米家族的毁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孟和博克文集



孟和博彦文集

责任编辑/王世喜 封面设计/徐敬东



ISBN 978-7-204-09552-0



9 787204 09552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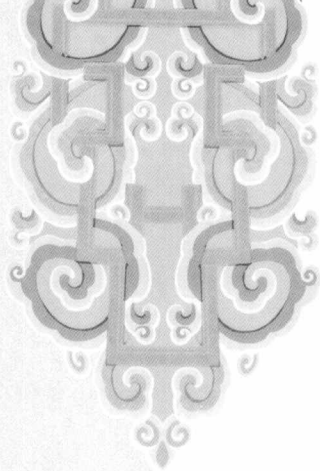
定价：138.00元（全四册）

第二卷

达米家族的毁灭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孟和博 文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和博彦文集. 达米家族的毁灭/孟和博彦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204-09552-0

I. 孟… II. 孟…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618 号

故事提要

这是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的故事。

大牧主老达米是松迪希勒草原的首富，他的牲畜遍布于这里的每个角落。然而，在新的形势下，一向精明强干的老达米竟乱了方寸，变得终日惶惶不安。

青年牧民玛西巴图是松迪希勒著名的骑手，为改变奴隶地位，真正实现当家做主，联合本村的牧民，决心靠互助的力量脱贫致富。他满怀热情地和伙伴们一起带头实行人工配种，集资购买打草机，为牲畜修盖棚圈、实现定居放牧，并立场鲜明地同老达米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兽医忠代的女儿托娅和玛西巴图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青梅竹马的伴侣，她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学习人工配种，成为松迪希勒第一个掌握科学技能的配种员。她也和玛西巴图一样，对自己热爱的工作矢志不渝，遇到困难、挫折不气馁，不动摇。

为阻止牧主的不法行为，进一步调动牧民的生产积极性，上级决定在松迪希勒建立公私合营牧场，对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原本十分张狂的老达米闻讯后，便又采取了逃避的消极对策。而老达米的养子丹巴，却是一个对财产漠不关心，终日游手好闲的浪子。他仰仗在经济上的优裕地位，

妄图得到托娅的垂青，因屡遭拒绝，便产生同老达米脱离养子关系的念头。他要挟老达米分给他应得的一部分牲畜，老达米执意不肯。丹巴在气怒之下，竟粗暴地夺回老达米租放给“苏鲁克”户的牲畜。玛西巴图一伙为保护“苏鲁克”户的利益，奋勇地同丹巴展开了一场争夺畜群的斗争，将丹巴绳之以法。老达米本人也因此不得不表示低头认罪。一个家族式的经济就这样地崩溃了。

与此同时，玛西巴图一伙经过百般努力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山泉，为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老传说，划出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句号。

本书是围绕以大牧主老达米、丹巴、拉木色楞为代表的旧的家族势力，面对社会主义改造形势所产生的种种困惑、思想冲突，和以玛西巴图、托娅、兽医忠代、班吉尔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牧民，为改变贫穷面貌的奋斗事迹展开的。从作品中可以了解到内蒙古草原的奇异风光，别具特色的生产、生活图景，及历史与现实的沿革。

达米家族的毁灭

七月，松迪希勒草原进入了最繁茂的时节。大自然仿佛为草原注入了新的血液，一切生物都显得那么精力旺盛，充满朝气，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看吧，在碧绿的草滩上，野花开得正娇艳，红紫烂漫，香气醉人。青草灌足了浆，叶茎显得异常地壮实、饱满。那川流不息的松迪河，滚动着像透明的琉璃珠似的波纹，沿弯曲的河堤，欢愉跳跃地流向山那边的宝力干湖去。

靠湖畔是一片苇丛，这苇丛延伸得很远，一直漫及到沙丘边缘的浅塘处。在浅塘里，杂生着笔挺的水葱和开着黄色山花的苕菜，及一些不知名的阔叶植物。在附近的沙丘上，丛立着一簇簇的红柳、宁条、刺槐和一株株茁壮的榆树……

清晨，从雄伟的赛音山顶泛出一片霞光，那灿烂的朝阳，把亿万支金闪闪的光箭射向辽阔的大地，于是，把松迪希勒的人们又带入新的一天紧

张和繁忙的劳动中。

眼下正是大忙的季节，按照牧业地区的特点，人们已经完结了本年度的生产。现在，大家都在开始安排下一年的事情。

还在黎明之前，当东方刚露出微白的曙色，妇女们便提着奶桶来到牛圈，在朦胧中，她们用灵巧的手指操着极其熟练的动作，挨个儿地挤乳牛的奶。

牧马人却始终没有离开过牧场。他们虽然守护了一夜马群，然而，当和煦的晨风吹拂在他们那被露水沾湿的脸颊和袍襟上的时候，便更显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只见他们挥着长长的套马杆，俨如手持长矛的勇士般地策马疾驰。

不知在什么时候，从牧民定居点的村落里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因为没有风，那些淡蓝色的烟霞经久地弥漫在村落的上空，远远地望去，就像是在那里挂起了一幅巨大的透明的纱幔。这景象表明，妇女们大都在熬奶茶，忙于准备早饭了。

汪！汪！村里传出一阵狗的吠叫。

啊，是谁家的姑娘这么早赶着牛车到河边去拉水？瞧她那走路的神气，倒很像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呢。这姑娘的五官生得很匀称，肌肤洁净、细腻。看来，大草原的风在她身上没发生过啥作用，她的脸既没有皴裂，也没有变得粗糙多纹，只见她那光润的、色彩分明的脸颊上，不时地泛出一丝的微笑。不过，从这隐约的微笑里，却透露出一股自信和争强好胜的性格。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感情外向，颇有点像男孩子般粗放的火性的少女。

哦，那不是兽医忠代的女儿托娅嘛。

托娅像往常一样，早早地便来到河边拉水。那柔和的晨光，温存地映在她的脸上，使她更显得容光焕发。

托娅扯着系在牛犄角上的缰绳，两脚迈着轻盈的步子快步地走。那驾辕的老牛显然有些不大愿意配合，只见它老是使劲地歪着头，缩紧脖子跟在后头慢慢腾腾地磨蹭。

托娅的手被绷紧的缰绳勒得很痛，不免有些生气，随抡起绳头照老牛的脖颈上抽了一记，吆喝了声说：“快走！”

那牛意外地受惊，猛地仰起头来向前颠蹶了几步，但没走出多远，便又照老样子地磨蹭起来。

托娅不耐烦了，俯身从地上拾起一根柳条子，然后往牛髀骨上抽了几下，愤愤地说：“拉着空车还这么懒洋洋地磨蹭，要是装满一车水，怕是连一步也不肯动弹啦呢。快走！”说着，又抽了两条子。“瞧你那不慌不忙的架势，真有点像官其格巴嘎长呢。”

在托娅跟牛发火的工夫，官其格巴嘎长的女人扎格斯日玛正好牵着一头小牛犊迎面走来。她恍惚听见托娅在念叨官其格的名字，因此主动地同托娅搭讪说：“大清早的，为了啥事情惹得你直顾跟牛发脾气呀！”

“嗯！”托娅没料想会这时候遇到扎格斯日玛，心里觉得有些好笑。她望了望对方，忍俊不禁地回答说：“这牛不肯走，实在叫人生气。”

扎格斯日玛并不满意托娅的回答。她是属于传统观念较深的那种忠良贤惠类型的女人，因此很不乐意听到有人对自己的丈夫说长道短。“我好像听见你念叨过官其格来的嘛！”她很不高兴地说。

托娅猜想扎格斯日玛已经听到她刚才跟牛发脾气时候讲过的话，只好照实地回答说：“不错，我是念叨过他的。”

“你念叨他啥了呀，啊？”

扎格斯日玛的盘问，勾起了托娅对官其格的蓄怨，便趁机发泄地说：“我说他这人太官僚！”

“哟，哟。听听这姑娘讲的啥话呀！官其格咋得罪了你，竟用这么尖刻的话奚落他！”扎格斯日玛很为丈夫表示不平，却又不敢当面驳斥，只好诉苦似的说：“官其格从前干过啥，你阿爸最清楚，他不过是个文书，给人家抄抄写写，跑跑腿，算不上官僚的。再说，你也应该懂些人情，他为你出过力，你不领情，倒也罢了。可是咋能拿那种不体面的话编派他呢！他如今也是咱们人民政府的巴嘎长呀。”

托娅哼了声，不以为然地说：“他自己干了不体面的事，还能怪人批

评他嘛。说他官僚，你倒受不住了。要是把他同牧主拉拉扯扯的那些事都抖搂出来，怕你还要哭一场呢。”

“哟，哟。照你这么一讲，上级该要撤他的职啦。”扎格斯日玛本想再争辩几句，不想小牛犊不肯老实地待着。为不致叫小牛犊挣脱跑掉，她边紧抓住缰绳，边说：“你老是气冲冲地对我讲话，叫我能再说些啥呢！不是我在这儿替官其格叫屈，他对大家的事还是挺卖力的。你知道，他为人一向小心谨慎，凡事都听从上面的，从不敢自作主张。”

托娅听不进扎格斯日玛的这一番表白。“但愿他能做一个像你所说的那样的人吧。”她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哼，官其格你俩处处打自己的小算盘，哪能真心实意地按上级的意思办事呀。

见托娅始终带有激愤的情绪，扎格斯日玛不敢再提官其格的事。“你参加今年的‘那达慕’大会吗？”她改换一副面孔地问。

托娅早已无心同扎格斯日玛纠缠。她不想耽搁拉水，随口应付了句说：“还不一定呀。”之后，便赶着牛车往河边走。刚走出不远，听扎格斯日玛在身后唉声叹气地说：“唉，这姑娘的性子可真够难对付的呀。”她没有理会，待牛车停到河边，顺手提起水桶去汲水。

碧波粼粼的松迪河，使托娅感到心荡神驰。她立在河边，望着川流不息的河水，不由地触景生情。瞧啊，生活就像这条河似的永远向前奔跑。我们每一个人，不就像是亿万个波涛中的一波吗！她沉入遐想。此时此刻，有许许多多的感触如浪涛般地在她的脑海里跌宕起伏。不！一个人不能做随波逐流的水滴，应该做那激扬着浪花的涛头，一马当先地勇往直前。她这样地激励自己。随将目光朝河水流奔的方向望去，只见那平坦的草原在她的视野中展开，顿时觉得生活的天地更加广阔了。

十八岁的托娅，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她生长在贫苦的劳动牧民家庭，父亲是个兽医，靠给牲畜治病维持生活。母亲过世的早，家里只有外祖母、父亲和她三个人。外祖母因为体弱多病，干不了啥事情，所以使托娅在尚未成年的时候便承担了家里的杂务劳动。外祖母很疼爱托娅，不忍心叫年幼的外孙女过于劳累，时常责备忠代不照顾女儿。忠代却是个刚强汉

子，他不想娇惯托娅，不仅叫托娅干家里的事情，而且还让托娅去放牧、检牛粪、拉水、陪他一块给牲畜治病。外祖母虽然不赞成忠代这种对待女儿的态度，却也无可奈何。因为家里再也没有别的能劳动的人了。忠代对托娅的要求是很严厉的，无论干啥事情都不准托娅表现懦弱。有一天，他叫托娅帮助自己给一匹在腿上生了疮的马看病，不料那马很凶，在他和托娅俩正往马的腿上敷药的功夫，那马突然挣脱了捆绑在腿上的绳索，扬蹄将托娅踢倒。小小的托娅害怕得哭了，眼泪汪汪地坐在一旁，不敢再接近那马。忠代望着惊恐失色的女儿，沉重地说：“过来，再把马腿绑住。”托娅用手擦擦眼泪，鼓起勇气，又走近了那马。……忠代时常对她说：“跟牲畜打交道，要有胆量。不能被它吓住的。”所有这些，都在托娅的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1945年，松迪希勒的广大牧民在当时的革命组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王公贵族的特权，对牧民采取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更进一步组织领导广大牧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云开雾散似的打开了托娅心灵中的理想的大门。她怀着仰慕的心情，念念不忘那些在背包里总是带着什么书和笔记本的被上级派到这里来工作的干部。他质朴地认为，牧民的翻身解放和美好幸福生活的得来，都是同那些书有关系的。从此，一个强烈的欲望在她心中形成了：她也要做一个知书达理的人。

在托娅将满十六岁的那年，他郑重地向父亲提出要求说：“叫我上学去吧！”

忠代对女儿的要求有些感到突然，困惑地问说：“你不想跟我学兽医吗？”

“我要上学念书。”托娅表示决心不可动摇。

忠代明白了女儿的心思，他挠着头，感到很为难地说：“好是好，可是该上啥学校呀！”

托娅无话可答了。

这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忠代有好长一段时间变得沉默无语。他不能不认真地想想。论说，托娅是应该上学念书的。在从前，穷苦牧民的孩子没有权利念书，学校都是为那些王公贵族、牧主富人的子弟们办的，他当然不会把女儿送到那里去受气。可是现在不同了，托娅却已经长大成人，一个十六岁的少女哪还能像六七岁的孩子似的开始上小学呢！忠代思想斗争得很厉害。

然而，立志要上学读书的托娅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她不顾人们的议论和嘲笑，背上自己做的书包，大大方方地走进了苏木的小学校。后来，他为响应上级推广人工配种的号召，又毅然地改变主意，参加了旗里举办的人工配种训练班。如今，她已成了松迪希勒颇有些名气的人工配种员。当然，这其中也经历过一番曲折。起初，外祖母死活也不肯同意。这位已经失去健康，对松迪希勒以外的世界了解得很少，而守旧观念又很深的老人固执地认为，这种事情绝不应该由女孩子来做。因为它会教坏了纯真的托娅。经过一番争取，托娅终于说服外祖母，得到这位老人的勉强同意。不想，待到了巴嘎以后，又遭到官其格巴嘎长的百般刁难。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官其格巴嘎长为阻挠托娅去学习，振振有词地讲了一大堆这样那样的理由，表示不肯推荐。对此，村里还传布过一些谣言，竟风言风语地说，官其格巴嘎长所以不肯答应托娅的要求，是为了大牧主老达米的养子丹巴的婚事，在扯托娅的后腿。

忠代却非常支持女儿，他在听到这些谣言之后，曾愤愤不平地安慰托娅说：“孩子，别管那些谣言，你阿爸不是糊涂人，绝不会跟老达米那种人去攀亲的。”

托娅很感激父亲的支持，义无反顾地表决心说：“我知道您不会干那种不体面的事的。反正我是横了心的，要是巴嘎硬不肯同意的话，就到苏木去说理，看他官其格还敢刁难不！”

“有志气！”

忠代是个办事爽利的人，为澄清这无端生出的谣言，他当下领着托娅到了巴嘎，开门见山地对官其格说：“我对你有意见呀，巴嘎长！”

解放前在衙门当过文书、颇谙于世故的官其格，见忠代的来势很冲，竟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为不失身份，他逢场作戏地说：“好啊，给领导提意见是大家的权利嘛。你尽管说吧，我这儿听着呢。”

忠代很不喜欢官其德这种虚头巴脑的派头，他不想多费口舌，随即回答说：“听村里有人讲，你在干预我女儿的婚事！要是确有其事的话，可是不应该的呀。政府现在提倡婚姻自主，哪能由你巴嘎长来包办呢？再说，老达米是个啥身份的人，你也清楚。你是咱们人民政府的巴嘎长，竟想为一个不肯奉公守法的牧主当媒人，不觉得丢脸吗！”

“哪有这种事。这是误会，纯粹误会。”官其格极力地表白说，“我可以向你担保，这件事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忠代见官其格不肯认账，只好进一步挑明地说：“这事既然与你无关，为啥不同意叫托娅到旗里去学人工配种呀？”

“这不是一回事情嘛。”官其格抓耳挠腮，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说，“再说，叫谁去，不叫谁去，要由旗里决定，我作不了主的呀。”

托娅见官其格老在拐弯抹角地应付，只好另做打算。“算啦，不跟你说这件事啦。我们到苏木去评理。”

“不必，不必。”官其格怕托娅到苏木去告他的状，心里不免有些着慌。“不是我故意想刁难，这道理我不讲你们也能明白，人工配种是全巴嘎的工作，你们是参加了互助组的人，我是不敢担挖互助组墙角的骂名呀。”他煞有介事地辩解说，“不过，唔，当然啦，要是你们组里的人都没啥意见的话，我也可以同意的。”

忠代心里明白，官其格讲的这些，无非都是临时编凑出的理由，他不想为此多费口舌。“互助组的事，用不着你操心。”他斩钉截铁地说，“现在只有一句话，既然你巴嘎长说可以，那就这么决定吧！”

托娅永远不会忘记，她为学习人工配种所遭受过的曲折。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使她想了许多以前不曾想过的事：

她装满了水车，然后解开牛缰，正待要走，这时，听到从那边传来悠扬的牧歌：

在故乡辽阔的草原上，
英俊的银鬃马长大了。
因为你力气超群，性烈如火，
牧马人要给你戴上嚼子啦。
啊嘿嗨——
我可爱的银鬃马。

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
勇敢的银鬃马长大了。
因为你腿蹄矫捷，驰骋如飞，
牧马人要把你当成坐骑啦。
啊嘿嗨——
我可爱的银鬃马。

她太熟悉这支歌了，不由地朝着歌声的方向望去，发现在牧场尽头的山脚下，贴地面扬起一缕白烟，这白烟伸延得很快，老远地看，就如一道白色的闪电划过草原。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许久，才从濛濛的尘埃中看见一匹朱红色的银鬃马朝河这边奔驰而来。那马的样子很撒泼，只见它高昂着头，甩开四蹄拼命地奔跑，又厚又密的长长的马鬃在它那健壮的脖颈上浑然飘动，在阳光下熊熊闪闪，像一团烧旺的野火在流荡。与此同时，托娅看见在银鬃马的后面紧跟着一个骑云青马的人，那人身穿姜黄色的蒙古袍子，头上扎着白头巾，腰间系了条黑布腰带，显得十分威武、洒脱。见此情景，托娅按捺不住地大喊了声：

“玛西巴图！”

正一心在追逐银鬃马的玛西巴图，没注意到托娅在河对岸叫他，他只顾两眼紧盯跑在前面的马，穷追不舍。稍许，待银鬃马被赶到河边，他熟练地操纵套马杆子，将拴在杆梢上的皮绳索对准银鬃马的脖颈，只一瞬间便将它套住了。那银鬃马拖着脖颈上的绳索继续跑了片刻，然后长嘶了

声，随即停下来，认输地摇晃着脑袋，一面用前蹄刨地，一面呼哧呼哧地大喘气。

托娅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感动了，他兴奋地一口气跑到离对方比较近的地方，又大喊了声：

“玛西巴图！”

玛西巴图这时已经发现托娅在召唤他，于是下意識地向对方做了个手势，接着将云青马背上的鞍具卸下来备在银鬃马的背上，然后骑上它径直地朝托娅这边驶来。因为马的速度很快，所以当驰到河岸时，用它那高大的体躯纵身一跃，便跳到河这边来了。

“你在这儿待好久啦吗？”玛西巴图高兴地望着等候他的托娅，问说。

“在你套这马的工夫，我一直待在这里的。”托娅用柔和的声调回答说。

“是吗！”

“嗯。”托娅一面应着，一面注意地观察换上新装的玛西巴图。她觉得他穿上这件新蒙古袍子，更显得英俊、精神焕发。

“你穿上这件衣服真好。”她羡慕地说。

从草原人们的审美观点衡量，玛西巴图是一个极具蒙古族牧民典型特征的英俊青年，他额角宽阔，颧骨突兀，在他那浓密乌黑的双眉下面，有一对如泉水般明澈的眼睛；还有他那丰盈的鼻子和稍有点隆起的红润的嘴唇，都给人以厚重和敦实的感觉。这一切，都使托娅为之神往。此刻，他注意到在玛西巴图的额头上和鼻梁上，仍不时地往外沁着汗珠。只见那滚圆发亮的小汗珠，像相互追逐似的从红褐色的肌肤上频频滴落。骤然望去，他的脸就如同被露水浸洗过的花叶，显得异常的清新、纯净。有好长一段时间，托娅始终把目光凝聚在玛西巴图的汗水涔涔的脸上。然而，当他觉察到玛西巴图同时也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对着她望的时候，便立刻显得不自然起来。为摆脱窘境，她把系在脖子上的手巾解下来递给玛西巴图。

“把脸上的汗擦擦吧。”

玛西巴图却不肯接入手巾，他做出一副顽皮的样子，笑着对托娅说：“我叫你给我擦。”

托娅瞥了玛西巴图一眼，然后一面用手巾擦着玛西巴图脸上的汗，一面责怪似的说：“看你，又不是小孩子，还叫别人给擦汗，不觉得害羞吗！”

玛西巴图并不在意，待托娅擦完了汗，顺手把骑马时弄皱巴了的袍子整理了一下，问托娅说：“参加今年的‘那达慕’大会吗？”

“参加。”托娅回答说。

“忠代大叔去不去？”玛西巴图问。

“也去。”托娅说。

听托娅这么讲，玛西巴图显得很高兴。“我知道他会去的。”他说，“这么一来，咱们互助组的人差不多都去了，我还要参加赛马呢。”

托娅看了看玛西巴图牵着的那匹银鬃马，问说，“骑这匹马去参加比赛吗？”

“嗯。”玛西巴图点点头。

“对，就骑上它去参加比赛。”托娅表示很有信心地说，“应该给咱们松迪希勒的穷苦牧民们争一口气。”

“你这么想吗？”玛西巴图望着托娅，问说。

“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托娅不加掩饰地回答说。

“你想的真好。”玛西巴图说，“可是，要是我赢不了，你该不会埋怨我吧？”

“你为啥不能赢！”托娅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准你说这种丧气的话。”

“看把你急的。”玛西巴图呵呵地笑了。“尽管放心好了，这匹马不是孬种，它会给咱们松迪希勒争光的。”

“嗯，这还像是一个男子汉说的话。”托娅满意地点点头。

玛西巴图看了看显得很认真的托娅，没再表示啥。稍许，却问说：“跟忠代大叔商量过在冬营地修棚圈的事吗？”

“商量倒是商量过了。”托娅说，“听阿爸的口气，对这件事好像不太

着急的。”

“叫忠代大叔赶快拿定主意才好。”玛西巴图颇有些不安地说，“现在离倒场的时间不远了，要是误了季节，那么多的羊在外头过冬咋行呀。”

“我也是这么想的嘛。”托娅也有几分焦虑地说，“你跟阿爸再好好谈谈吧，我猜他准是又听了啥闲话，心里有些不痛快了。”

“不会吧，忠代大叔不是那种人。”玛西巴图将信将疑地，“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他问。

“没有。”托娅摇摇头。“只是看见他这两天一门心思地给孟和吉雅大伯的牛治病，连话也不愿意多讲的。”

“也许因为忙，眼下还顾不上这件事吧。”玛西巴图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不免有些嘀咕。他知道忠代是一个做事谨慎的人，凭着以往的表现，这位老人不管做啥事情，如果不把前前后后都考虑周到，是不会轻易做出决定的。

“这跟给牲畜看病有啥关系呀！”托娅振振有词地说，“我是早想好了的，要是阿爸不乐意参加修棚圈，就叫他自己去清闲吧。我反正是要和大家一块干的。”

“这不行。这不是图热闹的事情。”玛西巴图觉得托娅把事情想的过于简单，因此很不赞成他的想法。“再说，忠代大叔是咱们组里的老组员，要是撇开他干，有点不近情理，人们也会有议论的。”

“谁叫他三心二意来的呀。”托娅噘着嘴地说，“我看就叫大家去议论，不能为他一个人，拖拖拉拉地啥事也干不成。”

玛西巴图认为托娅在耍小孩子脾气，不无指责地问说：“可是，你知道村里都有些啥议论吗？”

“村里有啥议论？”托娅睨着一对亮晶晶眼珠，问说。“我咋一点也不知道呀。”

“你应该知道的。”玛西巴图郑重地回答说，“现在有些富裕的牧户散布说，一家人还闹不和，互助组人多贫富不均，更众口难调了。你想，要是咱们真的把忠代大叔撇开不管的话，不是正好叫那些人抓住把柄吗！”